

是由于李犹龙的拖延，牵着敌人的鼻子瞎转了一圈，分散了搜捕的兵力，给王敏争取了三天三夜的逃走时间。他虽然腿受重伤，但在群众的搀扶掩护下，已经快要逃出敌人的包围圈了。漆玉麟一直追到和仪陇县交界的最后一个场镇，才将王敏捉住。

敌人将王敏、李犹龙等押往县城的途中，经张志修家所在那个乡公所时，就迫不及待地对王敏和李犹龙等残酷用刑：灌辣椒水，吊鸭儿浮水，用烧红的火钳烙背，妄图迫使他们交出组织和同志。在坚强的共产党人面前，敌人什么也没有捞到，又只好“榨”叛徒，要张志修将有关人员的姓名、地址写出，由漆玉麟派人搜捕，妄图一网打尽。

由于王敏、李犹龙等同志坚强不屈，临难不惧，巧妙与敌人周旋，特务虽然抓到了“李道行”，却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悬赏万元”要捉拿的王敏。虽然知道李犹龙与李道行“要好”，但不知道李犹龙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是敌人闻风丧胆的游击大队长。一九四九年一月，当他们被转押到重庆渣滓洞监狱时，在另一叛徒刘国定的指认下，特务才晓得王敏的真实姓名和党内职务。而李犹龙的真实身份和他领导的近百人的武装群众，一直不为敌人所知。

李犹龙在狱中积极斗争，努力学习，对革命胜利和新中国诞生充满深情和喜悦。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他在渣滓洞黑牢，用烧焦的竹签头，在一张包香烟的薄纸上给他大儿子写了一封短信：

“智儿：我到这里几个月，坐功大有长进，身体尚好。

现在形势变化很快，你要注意。天快亮更黑暗是事实，望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中国出力。父字。”

这封信，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庄严誓言，也是革命父辈的谆谆嘱咐。“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中国出力”，永远激励着他的子女和整个青年一代不断前进。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王敏同江竹筠等同志被枪杀在“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李犹龙对此无比悲愤。不久，在“一一·二七”大屠杀中，李犹龙也壮烈牺牲了，但人们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光辉事迹，只晓得他是一个“同王敏一起被捕的群众”！

李犹龙烈士，是一位无私无畏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掩护同志的英勇的共产党员。他就义前留下的“为建设中国出力”的遗言和他舍己保卫党保卫同志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必将永放灿烂的光芒。

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

——黄 宁 康

金色的秋天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华蓥山区的秋天，却是一片腥风血雨，草木生悲的景象。中国共产党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华蓥山游击纵队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下，受到严重挫折，凶残的敌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地下党员黄宁康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关进阴森恐怖的岳池县监狱。他在狱中虽然遭到酷刑折磨，但始终不肯向敌人低头，后被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敌人施行的集体大屠杀中英勇殉难，时年四十四岁。

三十多年过去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不屈不挠，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一九八四年七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黄宁康为光荣的革命烈士。在重庆烈士墓的碑铭上，镌刻着

他的英名；在烈士陈列馆里展出了他的英雄业绩。

民主思想的熏陶

黄宁康，又名黄贞福，号云雏。一九〇五年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西板乡的一个小康家庭。十五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充中学读书。那时，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张澜先生，正在南充创办《民治日报》，宣传民主思想，并担任南充中学校长。他强调学以致用，号召学生“脱下长袍，放下斯文架子”，参加校内劳动，并下乡宣传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横征暴敛，遏制贪官污吏，深受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开明人士的欢迎。他倡导地方自治，还特别聘请具有声望的老同盟会员，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吴玉章同志到南充讲学。黄宁康聆听了吴玉章同志和张澜校长的教诲，打开了心灵之窗，成了民主政治的崇拜者。

激流中前进

正当黄宁康积极追求进步的时候，风云突变。四川军阀王陵基受蒋介石的指使，在重庆制造了杀害杨闇公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三·三一”惨案。黄宁康闻知后，极为愤怒，他和学校进步师生一道，利用学生会刊和壁报进行揭露、抨击，还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向群众宣传、讲演，控诉军阀的血腥罪行。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工农群众遭到残酷镇压。黄宁康更是义愤填膺，痛骂蒋介石和地方军阀是一丘之貉。

一九二七年暑期黄宁康离开南充，奔赴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当时的成都和南充一样，革命处于低潮之中，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过之而无不及，党组织不得不从公开的活动转入隐蔽的斗争。

秋天的一个下午，黄宁康参加了川大进步青年举行的座谈会。参加会的人，围坐在校外花园的草地上，表面上在玩“击鼓传棒”游戏，实际上是党组织召开的思想教育座谈会，讨论时局和对反动派的认识。会上有的人表露了在革命低潮时畏惧退缩情绪，而黄宁康却毫不畏惧地把地方军阀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暴行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这种激流勇进的精神，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许。

这次会后，他参加了学校党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协进社”。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社会上的爱国人士。党组织通过这个组织来团结教育进步分子。但是，在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候，“协进社”不能公开组织群众运动，便创办了一个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秘密刊物《活期》，供社员之间内部传阅学习。黄宁康积极为这个刊物写稿。同时还为办刊物多方筹集资金。由于他工作积极热情，很快成为“协进社”的骨干，以后被选为成都学联的代表。

首次被捕

一九三〇年春，成都市民不满军阀横征暴敛，举行了抗捐运动。地下党组织青年学生声援这个运动。一天，市民、学生、工人在中山公园集会。黄宁康带领一批学生参加，沿途领呼口号，他还登台演讲，谴责军阀的残暴统治。在集会进行中，反动政府唆使坏人乘机捣乱，动手打人，抓人，顿时，茶杯椅子满天飞。到会的工人、学生等团结一致，奋力把坏人揪出了会场，使会议得以照常进行。

时隔不久，成都大中学校师生近千人，聚集在少城公园保路纪念碑前，抨击蒋介石和地方军阀挑起内战，尅扣教育经费，摧残教育事业，迫害教师和学生。会上决定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黄宁康在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中，领头振臂高呼口号。队伍不畏街道两边军警密布，一直向省府前进。当时刘文辉惧怕请愿师生，不敢露面。打发秘书长出来交涉，代表们提出强硬条件，直到省府表示同意增加教育经费后，请愿队伍方才胜利而归。

事后，当时统治川西的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三大军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他们阴谋制造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工学院惨案和查封三所大学，引起成都大专院校学生的强烈不满。成都学联召集会议，出版刊物，极力反对军阀的暴行。黄宁康撰写文章，揭穿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不久，学联选派代表，出面与反动当局说理，恼羞成怒的反动当局

竟将出面说理的代表黄宁康等人抓了起来。

在斗争中入党

黄宁康等人被反动当局抓走之后，关押在三军联合办事处，后转移到民力大学禁闭。他们身陷囹圄毫不示弱，黄宁康理直气壮地质问当局：“总理遗嘱何在？民主自由何求？”致使当局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成都大专院校师生听到反动当局无理扣押学生代表的消息，群情激愤，纷纷走出学校，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强烈抗议，要求放人。反动当局唯恐事态继续扩大，不得不答应学生要求，被迫无条件地释放了黄宁康等谈判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

地下党组织经过多方考察，根据黄宁康在学生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及组织才能，特别是被捕后敢于斗争的精神，认为他已具备中国共产党党员条件，遂由张先齐介绍入党。从此，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听从党的指挥，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开始了朝气蓬勃的战斗生活。

走上新的征途

黄宁康入党后不久，被组织派往成都市郊一个工厂开展工人运动，工作积极热情，受到了好评。

一九三二年秋，黄宁康在川大农学院毕业，被党组织派

回南充开展党的活动。他在南充县老君乡小学谋得了教师的职务，便利用老师这个受人尊敬的身份，广交朋友，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又在青年中发展了两名党员。

这年冬天，因工作需要，他由组织派往南部县工作。

这时的南部县，革命活动十分活跃。南部县党组织在部分乡镇发动农民群众，建立了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斗争。随着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组织因势利导发动了威震全川的“升钟暴动”。敌人闻讯，慌忙纠集地主豪绅，封建余孽，反动军阀的武装，对革命群众进行围剿，同时还采用了各种卑劣手法，收买叛徒，破坏革命。黄宁康到南部后，住在一个姓张的共产党员家里，不料这个人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不久就叛变了。黄宁康再次遭到逮捕，关押在南部县监狱。敌人多次刑讯，他坚守党的秘密，只说刚到南部谋职，以供奉病残的老母，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抓不到他的把柄，关了几个月后，只好把他释放。

黄宁康从南部监狱出来之后，立即回到南充，向中心县委汇报了被捕和出狱的情况，请求组织对他进行审查。组织上经过了解，很快恢复他的组织关系，考虑到他的安全和便于继续开展工作，中心县委派他去家乡岳池县工作。

战士出征，急如星火。黄宁康接受了新的任务，记住了组织的嘱托，立刻动身回到了老家，按规定的接头暗号，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开展了新的斗争。

反统考斗争

家乡的山山水水，无不使黄宁康感到分外亲切，他在与亲人团聚中始终没有忘记党的工作。他利用拜访亲友的机会，深入到文化教育界，按照党组织交给他的发展岳池县党组织的任务，和一些青年学生谈心，给他们讲国际国内斗争形势。青年们很受鼓舞，很快把他当成亲密的朋友，非常乐意同他接近，交谈理想和国际大事。当他了解到岳池中学师生普遍不满现实，厌倦考试的思想状况时，就酝酿开展一场反对军阀杨森防区统考制度的斗争。他向党支部的同志汇报了徐向前将军领导的红军已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喜讯；说明反统考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反动派的统治，为迎接红军南进作准备。岳中党组织按照黄宁康的部署，经过周密准备，反统考斗争就象一堆干柴泼上了汽油，一着火就熊熊燃烧起来。

学生突然反统考，弄得反动当局惊惶失措，摸不着头脑，急忙向上司报告，同时派人到学校调查，终无结果，只好在岳中气急败坏地大骂一通，说什么“岳中学生造反了！”“岳中都是共产党”。

岳中反统考斗争引起其他学校的连锁反应，反动派对此一片惊慌。消息传到省里，省参议会不断向省政府送议案，要求派人前往查办。军阀王陵基亲自赶到岳池，想查清地下党活动的蛛丝马迹，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未弄清反统

考斗争的来龙去脉，只好象他们的爪牙一样，把岳中师生骂了一通，下令要当地反动当局严加防范，便悻悻而去。

第三次被捕

黄宁康在岳池县城一面发动反统考斗争，一面了解党组织的情况。他发现党组织中存在不少问题，为了健全组织，他在尧石桥召开了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会上改选了组织领导。黄宁康担任特支书记，并对特支委员进行了分工，明确了负责联系的地区，各自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正当黄宁康把岳池县的斗争推向前进，准备发动声势更大的农民运动的时候，突然被叛徒出卖被捕。这个可耻的叛徒叫陈永年，原是南充中心县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军阀杨森部队的参谋，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了革命，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在端午节的前一天，这个叛徒带领一排国民党士兵赶到岳池，开始了一场大逮捕。黄宁康和一批党团员，赤色群众三、四十人，均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黄宁康被捕之后，审讯他的就是叛徒陈永年。由于黄宁康了解这个叛徒的底细，知道陈永年非常惧怕黄宁康把他牵连到共产党案件里惹出麻烦，而且他与县长在报功问题上有矛盾，急于了结此案想回南充结婚。黄宁康抓住叛徒的这些弱点，极力跟叛徒周旋，拖延时间，斥责叛徒是“钻米虫”，“粪桶”；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弄得叛徒在敌人内部显得十分尴尬。陈永年为了尽快交差，结束此案，便

“开导”黄宁康说：“你既不是共产党，又没有作过反对国民党的事，那就写份悔过书取保释放嘛！”

黄宁康以攻为守，逼问这个无耻叛徒：

“既然我不是你要抓的共产党，又为什么要写悔过书呢？悔什么过呀？”

陈永年无言以答，只得改口说：

“你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政府还要调查，可先保释出去。”

被迫离乡

黄宁康脱离虎口之后，由于岳池地下党组织经过敌人的大逮捕遭到严重破坏，一时找不到组织，便化装去南充找中心县委。

这时的南充，同样是一片白色恐怖。军阀横行，叛徒逞凶，地痞流氓得势，人民群众遭殃，血腥气味熏天。中心县委在敌人的大清剿和大屠杀中，领导人有的英勇牺牲，有的转移到外地隐蔽，有的当了可耻的叛徒。反动派还利用叛徒清剿共产党，组成“清共委员会”，大搞反共自首登记。

黄宁康没有找到党的组织，无法立足，又不能回家乡岳池，被迫出走涪陵、垫江、长寿等地隐蔽。他历尽艰辛、辗转年余，为寻求社会职业，考入农业技术训练班。结业后，先后在西充、威远等县的农业推广所工作。这时候，全面的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他每到一地，一边设法找党，一边发动

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团结群众，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因而每到一处，干不了多久，就被反动当局视为“危险分子”加以防范，借故把他解雇。

一九三九年冬，黄宁康返回南充，与志趣相投的小学教师赵完璧结婚。婚后，夫妻俩同去西充，第二年又转武胜农业推广所。在那里因受排挤，次年再转到南充农业推广所。南充县的建设科长仗势常去农业推广所取用公物，并要工友无偿地给他做私活。黄宁康对此极为不满，想方设法不让这个科长占到便宜。于是，科长就勾通县长，报复他，不久又把他开除了。他不愿意向反动势力低声下气，愤然离开南充，回到了岳池县老家。因为他是学农的，懂得养蚕技术，便在家养蚕。这期间，他找不到党，在社会上又找不到职业，生活极端清苦，但仍不忘革命，绝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

暑假的一天，黄宁康收到从妻子所在学校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却是一张妻子参加国民党的党证。他气得直蹬脚，愤怒地责问妻子：“你真莫眉眼，为什么要搞这些名堂？你究竟是怎样想起的？”妻子十分惭愧地说明她当时不在学校，回校时校长告诉她，上边要“党化”全国，凡公教人员，勒令一律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校长为了保全我职业，便代填了表，这样便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妻子含着泪说：“那时，你不在家，我想，校长帮助填了表，报都报上去了，无法挽回，只好顺水推舟，以后决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就是了。”黄宁康听了妻子诉说的缘由，大骂国民党无耻，

立即把党证撕得粉碎，烧成了灰。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责备妻子说：“你好糊涂，你想想，我们这几年是怎样过的？象你这样的人，危险得很，以后要当心啊！”

接上了党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运动大发展。黄宁康又去南充，在江村坝私人开办的利民农场找到了工作，以此在南充立足，继续寻找党的关系。不久，发现认识他的两个叛徒王重光、王清平也在此活动。他的处境危险，不敢久留，又回到岳池，在私立豫楚中学当上了教员。在学校里，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围绕战争与和平，独裁与民主，宣传组织抗暴斗争和民主运动。

一九四七年五月，黄宁康找到了在岳池县活动的地下党员负责人蔡依渠。原来，他们早就认识，只是岳池党组织破坏后，这时才见面。战友重逢，倍感亲切。他向蔡依渠报告了这些年来颠沛流离，坎坷曲折的生活，他说：“找不到党组织，就象失去娘的孤儿，虽然不忘革命工作，一直坚持斗争，但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个人孤军作战，总是作不出成绩。”他急切地要求组织审查他这段经历，恢复他的组织关系。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很快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分派他作统战工作。

黄宁康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格外兴奋，愉快地接受了党的任务，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他按照党的指示，一边作统

战工作，一边为即将发动的华蓥山武装起义作准备。他奔走于南充和岳池之间，做中上层人士的工作。他还出卖自己的黄谷，筹集起义资金，冒着危险，千方百计地购买枪支弹药。这段时间，他很少回家，引起妻子的误解，以为他不顾家，专图安逸。当他回家时，妻子很生气，他耐心地作了解释，并且鼓励妻子也投入火热的斗争。他说：“你们妇女读了书，就甘心情愿作个贤妻良母了事吗？要是我自私的话，就希望你这样下去，不过，为了妇女的真正解放和你将来的前途，还是希望你多看点书，到火热斗争中去吧！”妻子后来在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无限感慨地说：“他在困难的时候，坚定不移；工作的时候，热情洋溢。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使我深深感动”。

营救党的领导人

一九四八年七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王朴在岳池县罗渡乡召开了上川东七、八工委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为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会议决定提前联合大起义。会后，各工委迅速扩充武工队，聚集力量，为起义做好战斗准备。

一天，八工委负责人蔡依渠在岳池县新场乡的一户人家里召集会议，研究布置武装起义的工作，被该乡乡公所发现后，以他们携带有手枪，疑是共产党为由，将蔡依渠等人拘捕。地下党组织得此消息，立即研究营救办法。黄宁康沉着

冷静、思忖着具体方案。他是搞统战工作的，平时就掌握了一些乡保政权主要人员的基本政治倾向和各乡镇之间的关系。他分析新场乡章乡长与白庙乡周乡长（周殖繁、共产党员）和三溪乡蒋乡长（统战对象）的关系密切，平时感情较好，便提出马上派人分别给周、蒋乡长送信，请他们向章乡长说情，释放蔡依渠。大家同意了他的办法。周、蒋两位乡长接到信后，急奔新场乡公所，找到章乡长，说明蔡依渠系良民，决非异党份子，请求释放，“倘有其他事端，愿负完全责任。”章乡长看两位乡长言词恳切，又亲身作了保证，便同意由他们作保放出。

蔡依渠等人被营救出来后没有几天，敌人得知蔡依渠是共产党岳池县的重要负责人，立即传令通缉。新场乡章乡长见到通缉令和县政府训令后恍然大悟，便把情况上报县府。武胜、岳池两县长闻讯，连夜召开“清共委员”会议。会上，两个县长大骂新场乡长是个草包，把捉到的共产党要人放走了。会后，这两个县长分别带领特务、军警和一大批喽啰，火速前往新场乡，设立重重关卡，进行清查。这时，蔡依渠等同志已转移他乡隐蔽，寻无踪迹了。他们清了几天，毫无踪迹，只好把笨蛋乡长臭骂了一顿了事。

黄宁康和周殖繁因营救蔡依渠，政治面目被敌人觉察，他们二人和所联系的唐征久，被敌人列为侦察对象，派便衣特务跟踪、盯梢，随时向上司报告他们的行踪。

第四次被捕

一九四八年八月，华蓥山区的广安、武胜等县游击队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狠狠打击了地方反动派，震惊了全川。国民党反动派紧急调集正规军配合地方军警宪特，进行大规模清剿，为研究对付敌人，黄宁康从岳池县城返回学校的途中，到白庙乡场和周殖繁联系。他们在茶馆以喝茶作掩护，研究办法。黄宁康谈了城里的情况后，周殖繁说：

“近来风声很紧，城里抓了很多人，你还不赶快走！”
黄宁康镇静自若，半开玩笑地说：

“中午吃了你的腊肉再走。”

谈笑间，他们正准备去会地下党员唐征久时，突然，岳池县府派人来找周乡长谈公事。这是敌人耍的一个圈套。因周乡长身上随时带有手枪，并有多丁保护。敌人害怕公开抓捕而丧狗命，就以假谈公事为名进行诱捕。

周殖繁见只有一个来人，未曾提防，便与来人边谈边往乡公所走去。刚出场口，一群便衣队围上来，先把跟随周乡长的多丁的枪缴了。那个假谈公事的人见周已被捕又向便衣队吼道：“茶馆还坐着一个老共产党”。便衣队立即包围了菜馆，紧接着敌人把白庙场两头场口堵住，不准人出入，进行搜查。

敌人把黄宁康、周殖繁、唐征久抓捕之后，还赶到黄宁康的家中搜查出了他保存已久的《新华日报》和宣传共产主

义，党的统一战线等书籍，然后，把他们送到县城，关押在阴森恐怖的岳池县监狱。

英勇就义

黄宁康在岳池县狱中，经受了敌人多次拷打审讯，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流满面。他坚贞不屈，从不吐实，还胡乱编造了一些口供，以搪塞敌人。当敌人再三追问都得不到结果，便要一个花招，要他写一份“自新书”。黄宁康胡编乱造地写道：

“窃于七月二十一日进城还省行贷款，返经白庙场休息，县警队奉令到场捕人，自诉人被临时密报，一并扣留来城，业经一再侦讯，，实无不法活动，惟用刑之余，痛不欲生，陈诉不免参差或不明之处，谨持撮要缕陈。十余年来，自诉人之行动，各服务机关长官，当地团户保甲等可以证明。去冬返家后，潜心守私人农场经营，现已育成桑苗数万株。……，请评查，以免冤累。……”

敌人煞费苦心，从黄宁康的身上没有捞到油水，就抓来他的妻子，妄图以夫妻之情软化摧残他的革命意志。瘦弱的妻子，看到丈夫伤痕累累，泣不成声，黄宁康见着共患难的妻子，强忍着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再三劝慰妻子：“不要为我难过，好好地抚育两个孩子，我的事情我知道，既然又落到了他们的手里，不过一死而已……。”

在岳池县监狱关押了二十多天，十月四日，黄宁康和周

殖繁、唐征久等难友，被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敌人的监狱是革命者斗争的另一战场，黄宁康在渣滓洞狱中投入了新的战斗。他和难友们一道，参加了狱中春节庆祝活动等多次斗争。

天快亮，夜正浓，临近末日的反动派更加残忍疯狂。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刽子手们奉国民党反动派之命，在人间魔窟渣滓洞、白公馆施行举世罕见的集体大屠杀。黄宁康、周殖繁、唐征久和许多经过漫漫长夜的难友，在密集的枪声中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歌乐山。

黄宁康的好友闻知他牺牲的噩耗后，声泪俱下，写了一首颂扬他一生功绩的短诗：

“马列指引，步入革命。
面对凶敌，立场坚定。
四次入狱，忠贞不渝。
碧血丹心，为党为民。”

视死如归的黄宁康烈士，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华蓥山的一星火种

——郑继先

一九四八年秋，毗邻重庆的华蓥山区，燃起了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共产党员郑继先，就是这场燎原大火中的一星火种。他，含辛茹苦，十数年如一日地坚持在华蓥山区播撒革命火种，为武装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他，英勇顽强，带病参加广安观音阁“七·八”暴动，打响了华蓥山起义的枪声；他，宁死不屈，在一九四九年“一一·二七”大屠杀中，壮烈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他的英名和业绩，将同千万革命先烈一样，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播下心田里的火种

郑继先，原名郑修科，一九〇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大良乡小井沟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他自幼酷